

浙江文叢

修訂本

羅隱集校注

〔上冊〕

浙江出版聯合集團
浙江古籍出版社

147168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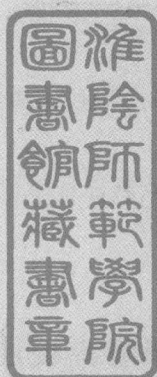
羅隱集校注

修訂本

〔上冊〕

〔唐〕羅隱著 潘慧惠校注

浙江文叢



浙江出版聯合集團
浙江古籍出版社



淮陰師院圖書館1471685

圖書在版編目(CIP)數據

羅隱集校注 / 潘惠慧校注. —修訂本. —杭州:
浙江古籍出版社, 2011. 7
(浙江文叢)
ISBN 978-7-80715-736-6

I. ①羅… II. ①潘… III. ①唐詩—注釋 IV.
①I222.742

中國版本圖書館 CIP 數據核字(2011)第 155288 號

羅隱集校注(修訂本)

(全二冊)

[唐]羅隱 著 潘慧惠 校注

出版發行 浙江古籍出版社
(杭州市體育場路 347 號 郵編:310006)

網 址 www.zjguji.com

責任編輯 錢之江 雍 琦

封面設計 劉 欣

責任校對 余 宏

照 排 浙江時代出版服務有限公司

印 刷 浙江新華數碼印務有限公司

開 本 710mm×1000mm 1/16

印 張 40.5

字 數 420 千

版 次 2011 年 7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1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書 號 ISBN 978-7-80715-736-6

定 價 240.00 圓

ISBN 978-7-80715-736-6



9 787807 157366 >

如發現印裝質量問題,影響閱讀,請與印刷廠聯繫調換。

前言

正如韋莊既是晚唐的重要詩人，又是西蜀詞派的一位代表人物一樣，羅隱雖長期生活在晚唐，但他的才能到歸附錢鏐後纔得以發揮，因而他既是晚唐的一位重要作家，也是吳越文壇的代表人物。他與「辭藻富贍」的羅虬和「才清而綿致」的羅鄴并稱「江東三羅」而居其首（王定保《唐摭言》）。胡震亨稱道羅隱的詩才在五代十國「諸咏流上」（《唐音癸籤》）。魯迅對羅隱小品文有過高度評價，毛澤東也贊賞羅隱的詩歌，對一些佳作施以濃圈密點。總之，羅隱是一位很值得研究的作家。

一

羅隱（八三三—九〇九），浙江新城（今富陽新登）人，原名橫，字昭諫，後因屢試不第，憤而改名爲隱，自號江東生。他的曾祖和祖父都任過福州福唐縣令，父親也應過開元禮試，爲貴池尉。羅隱二十七歲就在貢籍，「才了十人，學殫百代」（沈崧《羅給事墓志》），誰知十次應試，却十次落第，「自己卯至於庚寅，一十二年，看人變化」（《湘南應用集序》），「寒餓相接，殆不似尋常人」（《讒書·序》）。此後十六七年，「東歸霸國以求用」（《五代史補》），除家鄉浙江外，

還到過陝西、河南、山西、江西、湖北、湖南、四川、安徽、江蘇等，但都「齟齬不合」（《十國春秋·羅隱傳》）。

羅隱向有「江東才子」之稱，為什麼總是所至不遇？這是因為當時的用人制度已極其腐敗，科場被權貴把持，營私舞弊，任人唯親。羅隱是「江左孤根」（《投鄭尚書啓》），「族惟卑賤」（《投湖南王大夫啓》），自然祇好感嘆「五等列侯無故舊，一枝仙桂有風霜」（《長安秋夜》）了。《五代史補》說他「恃才傲物，尤爲公卿所惡，故六舉不第」。據載，唐昭宗曾欲以甲科取隱，有大臣反對說：「隱雖有才，然多輕易，明皇聖德，猶橫遭譏，將相臣僚，豈能免乎凌轢？」并舉出「譏謗之詞」（《華清宮》爲據：「樓殿層層佳氣多，開元時節好笙歌。也知道德勝堯舜，爭奈楊妃解笑何？」昭宗聽了，就取消了原來的打算（見姚士麟《兩同書·跋》）。可見，羅隱的這些詩着實刺痛了統治者的心，既使其惱恨，又使其害怕，不爲其所容也理所當然了。

再則，羅隱干求的「霸國」，實際上是割據一方的藩鎮勢力，也多驕奢腐敗，并無用人之心。如靠征討黃巢起義軍而威震一時的淮南節度使高駢，這時正獨霸一方，羅隱往謁以求用，而高駢却惑於嬖吏呂用之、張守一、諸葛殷等神仙之說，酷好仙術，荒唐不堪。羅隱寫了《淮南高駢所造迎仙樓》、《后土廟》予以揭露。他把詩題在牆上，連夕挂帆而去。高駢知道後，惱羞成怒，發船緊追，追之不及始罷。

直到五十五歲那年，轉機終於來了，奔波了大半生而所至不遇的羅隱，回到了錢塘，投奔

雄據東南的杭州刺史錢鏐。錢鏐辟羅隱爲從事，又請置錢塘縣，表隱爲錢塘縣令。唐昭宗天復二年（九〇二），錢鏐進爵越王，哀帝天祐元年（九〇四），又進爵吳王。天祐三年（九〇六），羅隱轉司勳郎中，充鎮海節度軍判官。梁開平元年（九〇七），錢鏐被封爲吳越王，又表薦羅隱爲給事中。二十二年中，賓主遇合，如魚得水，凡邦土的大事記、錢氏的文告、奏表幾乎都出於羅隱之手。吳穎在《重刻羅昭諫江東集叙》中說：「昭諫則固有於天下之大者也，遨遊吳楚，退而應錢王之召。其高節奇氣，有可以撼山岳而砥江河者。」

唐昭宗景福三年（八九三）九月，錢鏐以武威軍防禦使而爲鎮海軍節度使、浙江西道觀察處置軍使，曾使沈崧草謝表，盛言浙西繁富。隱曰：「今浙西兵火之餘，日不暇給，朝廷執政方切於賄賂，此表入奏，執政豈無意於要求耶？」改爲：「天寒而麋鹿常遊，日暮而牛羊不下。」以詼諧幽默的語言，爲東南人民說了話，朝廷大臣見了都說：「此羅隱詞也。」（《吳越備史·羅隱傳》）

羅隱感知遇之恩，竭力輔佐，深謀獻策，敢於進諫。當時，吳越的賦稅很多，小到鷄、魚、蛋之類都要納稅。西湖的漁民每天要向錢王府上繳幾斤魚，名「使宅魚」，漁民不勝其苦。羅隱作《題〈磻溪垂釣圖〉》曰：「呂望當年展廟謨，直鉤釣國更誰如？若教生在西湖上，也是須供使宅魚。」錢鏐感悟，「遂蠲其征」（《吳越備史·羅隱傳》）。

在戰亂紛爭的五代十國時期，吳越却相對安定，這固然有種種主客觀原因，而羅隱輔佐錢

氏二十二年，也是功不可沒的。

一一

作為文學家的羅隱，他在詩文兩方面都有突出成就。對此，李慈銘作過很中肯的評價：「昭諫詩格雖未醇雅，然峭直可喜，晚唐中之錚錚者；文亦嶄然有氣骨，如其詩與人也。」（《越縵堂讀書錄》八）

羅隱的詩歌近五百首。除少數五、七言古詩和雜言詩外，基本上都是近體詩，尤以七律最多。其中，固然不乏含蓄蘊藉之篇，但更多的是尖銳刻露的刺世嫉邪之作。風雨飄搖的時代，曲折坎坷的經歷，傲岸不屈的性格，使羅隱的詩歌充滿了剛正浩然之氣，「篇篇皆有喜怒哀樂、心志去就之語」（《苕溪漁隱叢話》前集引《桐江詩話》）。他的詩好發議論，現實性強，語言通俗平易，把中唐新樂府的精神體現在五、七言近體詩中，這無疑是進步的。

羅隱的大量詩歌，通過對自身坎坷遭遇的感嘆，揭露了科舉的弊端與用人制度的腐朽。《甲乙集》第一首《曲江春感》就是他下第後的抒慨之作：「江頭日暖花又開，江東行客心悠悠。高陽酒徒半凋落，終南山色空崔嵬。聖代也知無棄物，侯門未必用非才。一船明月一竿竹，家住五湖歸去來。」滿腹經綸而累舉不第，不得不歸隱五湖，這不是對所謂「聖代無隱者」的絕妙諷刺嗎？《感弄猴人賜朱紱》更是淋漓盡致地諷刺了帝王用人的荒唐。

羅隱對虛職冗員尸位素餐、高官顯貴濫賜亂賞深惡痛絕，他把這一切都凝聚在詩篇中：「從事不從事，養生非養生。職爲尸祿本，官是受恩名。」（《茅齋》）在社會上，一方面富人們「糞土金玉珍，猶嫌未奢侈」，過着窮奢極欲的生活，另一方面「陋巷滿蓬蒿，誰知有顏子」（《秦中富人》），是何等不公！

羅隱的筆觸，還注意到更廣大的貧困者，一首咏雪的小詩，揭示了貧富咫尺異的現實：「盡道豐年瑞，豐年事若何？長安有貧者，爲瑞不宜多！」（《雪》）將深沉的憤慨寓於冷隽的諷刺之中。他在《送王使君赴蘇臺》中感嘆：「兩地干戈連越絕，數年麋鹿卧姑蘇。疲氓賦重全家盡，舊族兵侵太半無。」戰亂頻仍，生民凋弊，體察民瘼之情溢於言表。

羅隱的詩常常通過咏物、咏史等手段來諷刺現實、鞭笞黑暗。在咏物詩中，或卒章顯志，直言不諱，或象徵比興，借題發揮。他曾借咏錢揭露朱門富戶虎狼般的貪婪本性：「朱門狼虎性，一半逐君回。」（《錢》）《金錢花》一詩對這種殘暴貪黷行爲挖苦得更爲尖刻：「占得佳名遶樹芳，依依相伴向秋光。若教此物堪收貯，應被豪門盡劓將。」

《鷹》是對那些虐民鷹犬的諷刺：「越海霜天暮，辭韜野草乾。俊通司隸職，嚴奉武夫官。眼惡藏鋒在，心粗逐物殫。近來脂膩足，驅遣不妨難。」這些家伙吸飽民脂民膏後，連驅遣它們都不容易了。

《鷺鷥》借咏鷺鷥嘲譏口是心非的假隱士：「不要向人夸素白，也知常有羨魚心。」《蟬》借

咏鳴蟬以揶揄生活中的偽君子：「風栖露飽今如此，應忘當年滓濁時。」

通過咏史來刺時，是羅隱諷刺詩的又一特色。薛居正說羅隱「詩名於天下，尤長於咏史」（《舊五代史》）。羅隱的咏史詩常常具有史論的性質，在咏嘆和議論歷史的成敗得失中寄寓着對現實的諷刺。他說過：「蠹簡遺編試一尋，寂寥前事似如今」（《咏史》）。歷史往往有許多驚人的相似之處，歷史的鏡子常常能照出現實的影子。羅隱的咏史詩顯然染上了唐末的時代色彩，他很少吟咏叱咤風雲的英雄人物和民阜物康的盛世景象，而多感於亡國之君和末世之時，因此，他的咏史詩，除了強烈的諷刺意味外，還常有濃厚的悲涼氣氛。

羅隱咏嘆最多的是國家的治亂興亡之事。陳後主由於沉湎於「麗華承寵渥，江令捧杯盤」的遊樂生活，不恤政事，甚至在隋兵攻下臺城時還詩酒不輟，奏伎行樂，最後落得個「兵來吾有計，金井玉鉤欄」的下場（《臺城》）。隋煬帝也由於荒淫無度，「君王忍把平陳業，只博雷塘數畝田」（《煬帝陵》）。這裏有着多少深刻的教訓啊！

感慨吳越興亡，也是咏史詩的一個傳統題材，羅隱在《西施》一詩中寫道：「家國興亡自有時，吳人何苦怨西施。西施若解傾吳國，越國亡來又是誰？」這就肯定了「女禍亡國」的說法，不把國家興亡之責歸於個人的作用，提出了國家興亡自有其「時」的觀點。

羅隱評論歷史，很強調「時」的作用：「男兒未必盡英雄，但到時來命即通」（《王濬墓》）；「時來天地皆同力，運去英雄不自由」（《籌筆驛》）。不把國家的衰亡推諉於一兩個女人，而着

眼於「時」也即時運、時勢，這在「女禍亡國」論泛濫的當時，是一種進步的歷史見解。

三

羅隱的散文可以《讒書》爲代表。魯迅稱它「幾乎全部是抗爭和憤激之談」，與皮日休、陸龜蒙小品文一樣，是唐末「一塌糊塗的泥塘裏的光彩和鋒芒」（魯迅《小品文的危機》）。

強烈的諷刺性是《讒書》的顯著特色，而題材之廣泛，手法之多樣，又顯示出作者高度的藝術技巧。耳聞目睹，古往今來，「有可以讒者則讒之」（《讒書·序》），且都能涉筆成趣，有獨到的見解。

借用歷史題材諷諭現實，是羅隱最常用的手法。他善於通過現象的分析，揭示事物的本質，既從堯舜的「捨其子而教」肯定其「示後代以公共」的精神（《三帝所長》、《丹商非不肖》），由伯成子高責讓夏禹窺測其「狹禹之心而謹其取」的用心（《子高之讓》）；又從劉邦、項羽「居宜如是」、「可取而代」的「英雄之言」背後看穿其「視家國而取」的強盜本性（《英雄之言》），從「秦鹿去而天下逐」的事實論證統治者「去道與德」的禽獸本質（《秦之鹿》），言簡意賅，入木三分。

值得注意的是羅隱運用歷史材料的創造性。他并不拘泥於古籍記載的某些細節，而是根據主題的需要靈活取捨。有的祇是以某個歷史故事爲緣起，生發開去，鋪張成一個新故事，比

如，由《左傳》中晏子以「踊貴屨賤」譏齊景公「用刑之繁」，引發出晏子「以交易進退」勸齊景公「謹以從政」，寫成旨在影射唐末昏亂的政治局面的《市賦》；接着謝惠連《雪賦》中梁王命相如賦雪的話頭，敷衍出別具新意的《後雪賦》，以飛雪的「不擇地而下」、「浼潔白之性」而諷刺不擇手段、到處攀附的世俗小人。有的對原有故事稍加改編，突出某一側面，即能翻空出奇，成為絕妙文章。《越婦言》利用的是《漢書·朱買臣傳》的故事，批判的對象却由不能安於貧困的朱妻而轉為「矜於一婦人」的朱買臣，辛辣地嘲諷了平居時高談「匡國致君」、「安民濟物」，而富貴後「蔑然無聞」的封建官僚，這就更富有社會意義。作者突破傳統觀念的束縛，提出「周公之心可疑」，贊美「三叔之機在前」（《三叔碑》），又肯定禰衡、阮籍是「君若客旅、臣若豹虎」的衰弊時代的「應天變者」（《叙二狂生》）。做的是翻案文章，却能言之成理，令人信服，而借古諷時之意，不言而喻。

採用寓言故事來針砭時政，諷刺現實，也是羅隱的重要手段。他以敏銳的觀察力，從那些聽信讒言又濫施淫威的昏君庸主、恃寵驕橫而虛有其表的重臣顯貴、凶險詭詐而互相殘殺的地方軍閥以及趨炎附勢并貪得無厭的勢利小人身上，概括出他們各自的特點，通過藝術誇張，虛構出許多寓言故事，創造了生動的藝術形象，取得了強烈的諷刺效果。那專事「媒孽」的「鄰嫗」使人聯想起欺上瞞下、製造事端的佞臣的醜惡形象（《齊叟事》）；在暗處侃侃而談，有人進燭則「噤不得呻」的「瞭者」，是平居和為官時期兩副嘴臉的封建官僚的絕妙寫照（《畏

名》；「莊周氏弟子」信義全拋，「捨五常以成其名，棄骨肉而崇其術」，那些魚肉人民，以殺伐起家的亂臣叛鎮的凶神惡相也就可想而知了（《莊周氏弟子》）。這些寓言故事，語言警策，含意深遠，引人聯想，發人深思，體現出作者高超的諷刺才能，與柳宗元寓言小品的精神一脈相承。

托物寄興，借事論時，是羅隱又一諷刺手法。《秋蟲賦》顯然是對「竊鉤者誅，竊國者爲諸侯」（《莊子·胠篋》）的封建社會的批判和對岌岌可危的唐末政權的警告；《蟋蟀詩》則抒發抑鬱悲憤的情懷，詩中以物喻人，揭露邪惡得逞，賢良受壓的社會現實；《屏賦》痛陳姦佞當道的危害；《題神羊圖》慨嘆朝中無正人；《解武丁夢》暗示李唐王朝「歷數將去」、「人心將解」；《惟嶽降神解》以「周道將亡」影射唐運將盡等等，或托興詩賦以見乎詞，或假借他事以陳其意，在對客觀事物的咏嘆中，無不寄寓着對現實的諷諭和批判，放射出極強的戰鬥鋒芒。

作爲雜文集，《讒書》的文體靈活多樣，短小精悍，有叙、說、本、辨、有解、喻、疑、題、有詩、賦、書、序、有疏、對、碑、吊，各種體式無不得心應手，運用自如。語言犀利潑辣，咄咄逼人，猶如匕首投槍，其鋒銳不可當。

《兩同書》是羅隱僅次於《讒書》的重要文集。共十篇，分二卷。《崇文總目》曰：「採孔、老二書著爲內外十篇，以老子修身之說爲內，孔子治世之道爲外，會其旨而同元。」晁公武《郡齋讀書志》曰：「隱謂老子養生，孔子訓世，因本之著內外篇各五，其曰『兩同書』者，取兩者同

出而異名之意也。」《四庫全書總目》則曰：「兩同之名蓋取晉人將無同之義。」其實，在儒道兩家長期的相攻相絀中，歷代文人逐漸發現兩者還存在相容相補的一面，並進而試圖探求其在矛盾中的互補和交流，儘管這種傾向時起時伏，且具體方式和側重點各有不同，但文人們的努力却一直在延續。《兩同書》正是在唐末亂世的時代和文化背景下寫成的『探治亂之精微，盡當時之利病』（牛希濟《表章論》）的經國治民的政治論文。

縱覽羅隱的《兩同書》，揣摩其「兩同」之意，似有兩個層次。（一）大而言之，《兩同書》中上卷歸本於老子的話，下卷有四篇終之以孔子之言（最後一篇未見歸結語，疑有闕文），顯然是有意的安排。在作者看來，老子與孔子的學說雖分屬不同的哲學範疇，前者重在修身養性，後者重在治國訓世，但兩者并非截然無關，有時互為表裏，有時互相補充，前者是後者的基礎，後者是前者的目的，從這一角度來看，儒道豈非「將無同」乎？（二）小而言之，《兩同書》中的十篇文章，分別論述十組對立的關係，上卷論述貴賤、強弱、損益、敬慢、厚薄，下卷論述理亂、得失、真偽、同異、愛憎，而在具體論述過程中，在充分展示其對立雙方各自之內涵時，又無不說明雙方是相對而言的，並不是絕對不變的。在某種條件下，或者說超過了一定的「度」，還會相互轉化，關鍵是為人君者如何把握、衡量。從這一角度看，則異中有「同」也。

不過，《兩同書》中，儒道兩家并非等量齊觀或平分秋色的，細讀全書，可以明顯地體會到作者是以儒家的「仁政」理想作為評判標準的，以「仁」修身則貴、強、益、敬、厚，不然則賤、

弱、損、慢、薄；以「仁」治國則理、得、真、同、愛，不然則亂、失、僞、異、憎。文中對老子理論的選擇取向也是很明顯的，當兩者可以互補時則取之，否則即捨之或另加發揮。如上卷五篇雖都以老子的話作結，但所謂修身養性并非就一般士民而言，而是把它看做君主治國施政的必備條件，歸根結蒂，是爲了推行儒家的「仁政」，所以，所標榜的，不是老子的「無爲」，而是有所爲，且是大有所爲，顯然不爲老子思想所囿。至於《兩同書》的下卷五篇，更是直接就如何訓世治國而言，對老子的思想也有更多的修正。尤其是對文武之道的論述，在兵禍連接的唐末，也有其現實針對性。

總之，作爲政治論文，《兩同書》各篇觀點鮮明，說理充分，語言犀利，邏輯性強，時時閃爍出卓越的思想光輝，不僅在當時具有強烈的現實意義，就在當前也發人深省。

羅隱的散文，除《讒書》、《兩同書》外，其他如序、記、啓、論、碑、表、銘、狀、列傳等也都寫得聲情并茂，這裏不贅述。

無可諱言，羅隱的詩文也有其局限和不足，作者反對的祇是那些不符合封建社會的政治規範和道德標準的事物，對農民起義毫不含糊地主張「誅剪」、「招討」，對某些事物的評論也有偏頗之處。但是，瑕不掩瑜，羅隱詩文仍然是一份十分寶貴的文學遺產，值得我們認真地研究 and 借鑒。

四

羅隱著作相當豐富，但諸籍所載各有出入（詳見附錄「著錄」），且多散佚，今存《甲乙集》十卷并補遺一卷、《諛書》五卷、《兩同書》二卷、《廣陵妖亂志》一卷及序、記、啓、論、碑、傳等雜著三十餘篇。

本書對收編的作品都作了校勘。對底本文字，一般不輕易改動。間有疑字，且有版本依據時纔改動或增補，并在校記中說明。對明顯的筆誤，則徑行改正，不再一一出校。校勘異文，凡有一定參考價值者，都在校記中反映，否則略而不記。

《甲乙集》有明毛晉刻本及景印宋刻本，皆十卷。清席啓寓《唐詩百名家全集》輯《甲乙集》十卷、補遺一卷。《全唐詩》收羅隱詩十一卷，分卷及序次與《甲乙集》及補遺相同，并參校了較多本子，雖未注書名出處，但也爲校勘提供了方便。因此，本書羅隱詩即以《全唐詩》爲底本，并仍其舊稱。以《四部叢刊》據宋刊本影印《甲乙集》（直稱《甲乙集》）、《文苑英華》、《羅昭諫集》、《全唐詩補逸》等補輯十九首，不便另立卷次，均歸於卷十一。

《諛書》自編於唐懿宗咸通八年（八六七）春，共五卷六十篇（兩篇有目闕文，現存五十八篇及《序》、《重序》），其中，《吊崔縣令》寫的是咸通八年夏的事，《與招討宋將軍書》寫於王仙芝攻占壽春、潁川、亳社、合肥而進軍梁宋之時，則在唐僖宗乾符三年（八七六），該是後來補充

或調換上去的。本書《讒書》的校勘以吳騫拜經樓本爲底本，以張瓚《羅昭諫集》、《唐文粹》及補遺、《全唐文》等爲主要校本。

《兩同書》、《廣陵妖亂志》及雜著皆以張瓚《羅昭諫集》爲底本。其中，《兩同書》主要參校叢書集成《寶顏堂秘笈》本（簡稱《秘笈》）、《說郛》本；《廣陵妖亂志》主要參校《全唐文》、《唐人說薈》本（簡稱《說薈》）、《唐代叢書》本（簡稱《叢書》），又補輯繆荃孫所輯十則；雜著主要參校姚士麟輯屠中孚校《羅昭諫江東集》、《文苑英華》、《全唐文》、《唐文粹補遺》等，並從《全唐文》、《杭州府志》等補輯數則。

本書注釋力求簡明。有關背景、本事、行實在首注中作簡要提示，典故及脫胎前人的語句，儘可能注明出處，一般名物、詞語不再說明注釋依據。重出的詞語，根據不同情況，有的參見前注，有的視語言環境略注，重複頻繁的不復作注。

書後附錄輯自有關史書、方志、別集、詩文評、筆記等。其中吸取雍文華《羅隱集》某些條目，特此說明并致謝。

本書在校注過程中，得到了吳熊和先生、吳戰壘先生、樊維綱先生、沈幼征先生等的熱情指教和幫助，謹致衷心謝忱。

一九九四年八月於杭州西溪

潘慧惠

再版前言

浙江古籍出版社的同志告訴我，從古籍整理和讀者需要出發，決定重版部分文集，其中有《羅隱集校注》。這一消息讓我非常高興，因為這下《羅隱集校注》有了一個補正的機會。

記得在「文化大革命」後不久，湘潭大學的羊春秋教授帶他的幾位研究生來杭州，由我們教研室的老師負責接待。其間，我們曾向羊教授請教怎麼選擇研究課題，羊教授認為杭州古代就有好幾位中小作家值得花時間作深入研究，我們欣然接受了羊教授的指點，並作了分工，我選中的是羅隱。

在資料極端匱乏和電腦尚未普及的年代，借閱并手抄是基本方法，幾乎佔用了教學之外的所有時間。此前，羅隱的集子版本頗多而尚無注本，他的作品又難易不一，研讀起來頗費心力。經十五六年的寒暑，反復校勘，精心箋注，日積月累，集腋成裘，幾經周折，《羅隱集校注》終於作為浙江古籍出版社重點圖書『兩浙作家文叢』之一列入國家古籍出版規劃小組計劃，並於一九九五年正式出版。

《羅隱集校注》出版後，曾受到多方肯定和鼓勵，但細檢全書，却發現不少失誤和不足，為此，本人深感遺憾，甚至為之汗顏。重版正是彌補不足、糾正失誤的好機會，於是踴躍響應，立